

DOI: 10. 13288/j. 11-2166/r. 2019. 09. 002

从《素问·刺腰痛篇》看经脉理论的发生与演变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省西咸新区西咸大道, 712046)

[摘要] 中医经脉理论起源于临床“诊疗一体”观念下腧穴对远隔部位疾病诊治的经验事实, 对此经验事实的最初解释形成了一穴一脉理论。随着对相同功能诊疗腧穴认识的丰富, 人们试图将同一功能的节点联系起来, 并给予一定的名称, 但最初的命名尚没有统一的规则, 缺乏内在的逻辑性, 可谓经脉理论的初创时期。后来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支配下, 以阴阳法则划分脉道, 规范命名经脉, 使经脉理论得以定型。《素问·刺腰痛篇》的三部分内容, 恰好充分体现了经脉理论发生与演变的这一过程, 可谓认识经脉理论发生与演变的典型文本。

[关键词] 黄帝内经; 刺腰痛; 经脉理论; 发生学

关于经脉理论的形成, 黄龙祥^{[1]281-282}有着独到而深入的研究, 他提出经脉学说是关于“机体远隔部位纵向关联律”的一种解释, 而“诊疗一体”观念的确立——所诊之病, 即取所诊之处以治之, 是发现经脉理论的独特思路 and 模式。在阴阳理论的影响下, 经脉理论的发生与演变, 大致经过了经验事实、理论初创、理论规范的不同阶段, 《素问·刺腰痛篇》所论腰痛的分类与针刺治疗, 可谓反映经脉理论发生与演变之典型文本。

1 经验事实

理论是对经验的说明和组织, 而经验事实是构建理论的基石, 经脉理论的发生亦不例外。在“诊疗一体”观念下, 古人通过切按腕踝部诊脉处, 可以诊断远隔部位的疾病, 并通过针刺该部位以治疗远隔部位的疾病, 如此则推论腕踝部诊脉处与所诊治疾病的远隔部位存在着某种关联关系, 由此而产生了最初的联系之脉的观念。在早期一个腧穴只要具有远隔治疗作用, 便会有一条特定的脉连接相关联的两端, 其循行路线即起于腧穴所在处, 终于该穴主治所及。

《素问·刺腰痛篇》曰“腰痛侠脊而痛, 至头几几然, 目眈眈欲僵仆, 刺足太阳郄中出血……, 引脊内廉, 刺足少阴”, 该段文字可谓早期一穴一脉

形态的遗存。如腰痛伴身体上部寒冷者, 取足太阳、足阳明之经脉穴昆仑、冲阳; 身体上部有热感者, 取足厥阴之经脉穴太冲; 腰痛不可俯仰, 取足少阳之经脉穴临泣; 腰痛伴“中热而喘”者, 取足少阴之经脉穴太溪, 并刺委中放血; 腰痛伴大便困难者, 取足少阴之经脉穴太溪; 腰痛伴少腹胀满, 取足厥阴之经脉穴太冲等。古今医家对本段针刺部位多理解为选取相应经脉上的腧穴, 惟黄龙祥^[2]提出《黄帝内经》中相关论述当指经脉穴, 即位于腕踝附近与经脉名同名的腧穴。经脉穴与十二脉口、十二原穴以及经脉的起点有很高的一致性, 即是诊断、刺治远隔部位疾病的腧穴, 也是十二经脉的起点, 与经脉理论的发生密切相关, 可谓经脉理论发生之渊源。

2 理论初创

《素问·刺腰痛篇》“解脉令人腰痛, 痛引肩, ……肉里之脉令人腰痛, 不可以咳, 咳则筋缩急, 刺肉里之脉为二病, 在太阳之外, 少阳绝骨之后”一段, 可谓经脉理论初创阶段的反映, 其主要特点有: 1) 经脉命名缺乏明显的逻辑统一性, 如解脉、衡络之脉、散脉从其循行特点命名, 如王冰云“解脉, 散行脉也, 言不合而别行也”; “衡, 横也, 谓太阳之外络, 自腰中横入髀外后廉”。会阴之脉、昌阳之脉、肉里之脉则是从其经脉起始部位或腧穴命名, 如马蒨注会阴之脉曰: “会阴者, 本任脉经之穴名, 督脉由会阴而行于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3CB532002); 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经典理论创新团队

* 通讯方式: xingyurui@163.com (029) 38184790

背,则会阴之脉自腰下会于会阴,其脉受邪,亦能使人腰痛也”。昌阳,一般认为是复溜穴的别名;肉里,又名分肉,即阳辅穴。同阴之脉命名取义于足少阳别走足厥阴,飞阳之脉命名可能取义于循行于腓骨之外侧,而阳维之脉则为奇经八脉之一。

2) 《黄帝内经》中对上述脉之循行并没有明确的论述,导致历代医家的解读各异。以飞阳之脉的古今医家注释为例,即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指足太阳之别络,如杨上善云“足太阳别,名曰飞阳,有本‘飞’作‘蜚’。太阳去外踝上七寸,别走足少阴。当至内踝上二寸,足少阴之前,与阴维会处,是此刺处也”。森立之曰“案:飞阳,名义未审。今此说以为腓阳之义,可从。杨注《太素》云:有本飞为蜚。依此,则飞之为腓,益明矣。”张介宾、马蒔、吴崑同此说。二是指阴维脉,如王冰曰“是阴维之脉也,去内踝上同身寸之五寸腓分中,并少阴经而上也”。姚止庵、张志聪、高世栻、森立之等从此说。张志聪并以此解释飞阳命名的含义曰“阴维之脉,起于足少阴筑宾穴,为阴维之郄,故名飞阳者,谓阴维之原,从太阳之脉,走少阴而起者也。”三是指足厥阴之别络,如丹波元简云“考《经脉》篇:飞阳,在去踝七寸,且在少阴之后。而下文云在内踝上五寸,又云少阴之前,乃知飞阳非太阳经之飞阳也。下文云阴维之会,亦知飞阳是非阴维之脉也,盖此指足厥阴蠡沟穴。《经脉》篇云: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五寸,别走少阳。从阴经而走阳经,故名飞阳,义或取于此欤?”张善忱^[3]指出,以上三说均有不合经意之处。杨上善谓“当至内踝上二寸,足少阴之前,与阴维会处,是此刺处也”,当是复溜穴,虽治腰痛,而非阴维之会,故不可从。王冰谓“是阴维之脉”,则与下文“与阴维之会”亦不可解。而丹波元简指厥阴之蠡沟,虽为络穴从阴而走阳,但非阴维所会,只是存而不论,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见解。四是指足少阴肾脉发出的一支络脉,如邓良月^[4]认为,从《素问》原文叙述来看,飞扬之脉与足少阴肾经筑宾穴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筑宾穴的位置正在内踝上五寸,且为阴维脉的郄穴。腰为肾之府,恐为肾志,所以本脉似应为足少阴肾脉发出的一支络脉。

中医学对经脉的认识历经了人为的规范化、术数化的过程,《素问·刺腰痛篇》所论解脉、同阴之脉、阳维之脉、衡络之脉、会阴之脉、飞阳之脉、昌阳之脉、散脉、肉里之脉等,正好反映了经

脉理论规范前的状况,在经脉理论规范后被逐渐淘汰,而由于后世医家对此演变过程认识的缺失,以规范后的经脉理论加以解释,故造成了不同的理解。

3 理论规范

中医经脉理论的规范,是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支配下,借用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等范式而实现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一是“天六地五”模式。《国语·周语下》云“天六地五,数之常也。”《汉书·律历志》进一步论述说“传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也。”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及张家山简书《脉书》所记载的经脉数都为十一条,即五条阴脉和六条阳脉,缺少十二脉中的手厥阴脉。廖育群认为,这种阳六、阴五的十一脉学说的建构不是一种经脉学说尚未完善的结果,而是按照“天六地五”这种阴奇阳偶的术数观念决定的^{[1]281-282}。廖育群的观点揭示了十一脉学说的建构与“天六地五”这一神秘数字的关系。二是三阴三阳模式。将经脉之数定为十二,既是因于古人对“十二”的数字信念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也是为了满足以三阴三阳模式建构经脉学说,形成经脉“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灵枢·营卫生会》)的循环理论。三阴三阳分部为经脉划分了明确的脉道,促进了经脉循行描述的规范化。三是二十八宿模式。《黄帝内经》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从天有二十八宿,推论出人有二十八脉,如《灵枢·五十营》曰“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在“天六地五”“十二”“二十八”这些天之大数的影响下,出于人应天道的理念,古人分别建构了十一脉、十二脉、二十八脉等经脉理论,只是十二脉理论能够更好地说明人体经脉气血的循环,也较二十八脉理论更有内在的逻辑冲突,故十二脉的影响最大。在“十二”经数框架中,那些不能进入“经数”框架的大量的“脉”和“络”,或者迅速消亡,或者被归入另一大类——“络”,不管它之前的性质是“脉”还是“络”^{[1]272-273}。

《素问·刺腰痛篇》第一段所论足三阴三阳经腰痛的表现、针刺治疗等,正是人体之脉被三阴三阳法则规范化、术数化的反映。文中所论六

经腰痛，独缺足太阴腰痛，但本篇最末一段原文曰“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两髀肿上。以月生死为病数，发针立已，左取右，右取左”，《素问·缪刺论篇》作“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两肿之上，是腰俞，以月生死为病数，发针立已，左刺右，右刺左”。王冰曰“足太阴之络，从髀合阳明，上贯尻骨中，与厥阴、少阳结于下髀，而循尻骨内入腹，上络嗌，贯舌中。故腰痛则引少腹，控于眇中也。”《灵枢·经别》云：“足太阴之正，上至髀，合于阳明，与别俱行，上络于咽”，仅言足太阴脉循行于髀。传世本《黄帝内经》已经见不到关于足太阴之络行于腰尻的记载，而王冰却描述了足太阴脉这一分支的循行，目的仅仅是对针灸八髎治疗腰痛引少腹、眇这一临床经验的理论解释而已，所谓“主治所及，经脉所至”。由此可见，太阴腰痛《黄帝内经》有所论述，只是整理传抄过程中错简混乱而已。另外，随着阴阳学说在中医领域的广泛运用，手足腕踝部的脉诊之脉及刺灸之穴也均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三阴三阳命名，后来经脉也以三阴三阳命名，由此造成了腧穴与经脉同名的现象，以致后世医家遇到此同名现象常常难以区分进而造成误解。

由上述可见，中医经脉理论起源于临床“诊疗一体”观念下腧穴对远隔部位疾病诊治的经验事实，对此经验事实的最初解释形成了一穴一脉理论，流传于现代的阴跷、阳跷脉可谓其代表。随着经验事实的积累，对相同功能诊疗腧穴认识的丰富，人们试图将同一功能的节点联系起来，并给予一定的名称，但最初的命名尚没有统一的规则，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可谓经脉理论的初创时期。后来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支配下，借用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等范式，以阴阳法则划分脉道，规范命名经脉，使经脉理论得以定型。《素问·刺腰痛篇》的三部分内容，恰好充分体现了经脉理论发生与演变的这一过程，可谓是认识经脉理论发生与演变的典型文本。

参考文献

- [1] 黄龙祥. 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 [2] 黄龙祥.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218-219.
- [3] 张善忱, 张登部, 史兰华. 内经针灸类方与临床讲稿[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9: 218.
- [4] 邓良月. 中国针灸经络通鉴[M]. 3 版.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4: 1102.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Merid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in Conversation , Discussion on Treatment of Lumbago with Acupuncture* (《素问·刺腰痛篇》)

XING Yurui

(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Xi'an 712046)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meridians originat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tant acupoi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diagnosis-therapy integration”. The initial interpretation of this empirical fact has formed a theory of one acupoint and one meridian. With the rich understanding of the same func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points , people try to link the nodes of the same function and give certain names , but the initial naming has no unified rules , lacking internal logic ,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initial period of meridian theory. Later ,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y of man with nature” , the *yin* and *yang* rules were used to divide the meridians , and the meridians were standardized for formation. The three parts of *Plain Conversation , Discussion on Treatment of Lumbago with Acupuncture* (《素问·刺腰痛篇》) fully reflect the process of the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meridian theory. It is a typical text to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meridian theory.

Keywords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treatment of lumbago with acupuncture; meridian theory; genetics

(收稿日期: 2019 -01 -02; 修回日期: 2019 -02 -10)

[编辑: 黄 健]